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七回 終南山呂祖點化 黃河岸魚精作耗

話說崔知州打發小塘三人去，叫書辦去造花名冊子，又叫人將王氏和金蟬送至玄貞觀內。這金蟬到了觀中，把《陰魔寶錄》燒了，安心與王氏修行。這且不提。且說小塘弟兄三人，自離伯州走了三個多月，那日望見一座高山，小塘說：「二位賢弟，這是終南第一山，內有鍾、呂二位老祖的仙洞，咱們須要至誠頂禮，拜上高山，求一個長生大道。」徽、苗二人一齊答應，三人一拜，拜上山去，找了七日，並不見仙洞的蹤跡。這日，正然禮拜，猛然間一聲雷響，大雨傾盆，把弟兄三人濕了個淨光，三個人總是虔心不退，在那泥水之中還叩拜不止。不多一時迎面來了個牧童，披著蓑衣，騎著青牛，一見小塘三人，哈哈大笑說：「你這三個乞男好沒來由，大雨裡，在這山中化的什麼緣？」小塘仔細一瞧，認的是呂祖，上前拉住牛尾，說：「牧童哥，我們要化一個長生大道，求你指引指引。」牧童聽說，哈哈大笑，信口作詩一首，詩曰：

欲求大道不費難，只要苦修心常堅。

此去早登黃河岸，自有得道好機關。

言罷，一陣大雨，牧童忽然不見。徽、苗二人一齊問道：「仁兄，那牧童哪去了呢？」小塘說：「二位賢弟有所不知，那牧童就是純陽祖，前來指引。咱就依著老祖去到黃河，看那裡有什麼動靜。」三人言罷，望空叩謝，竟奔黃河的大路而去。不止一日，回轉平陽地方，到了黃河岸邊。正然找船過渡，忽然一陣怪風把徽、苗二人刮去了。小塘著忙，急念追風咒語，趕將下去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清江浦運糧河口有座天妃閣，此水上通黃河，下通淮河，閣下之水其混無比，俗名叫做老龍窩，裡邊有三個多年的母魚成精。最大的李金花，二姐李姣花，三姐李賽花。那日無事，姐妹三人出來閒遊，魚伏於水，不知不覺游到黃河渡口，看見小塘三人各有仙風道骨，三個魚精動了邪念，出來使風，指望要攝三人。誰知小塘修煉多年，難以近身，只把徽、苗二人攝去，送到清江浦花街一座空宅裡邊。大魚精向兩個魚精言道：「是我無福，一個秀士未曾攝住，你二人須要如此，事自可成。」言罷回河而去。這兩個魚精聽了大魚精之言，變作兩位標緻女子，叫鮎魚變作個寡婦，叫作年姥姥，二位魚精當做他的甥女，又叫水族們變了一些丫鬟，滿院之中笑語喧嘩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徽、苗二人醒定多時，睜眼一看，但只見畫棟雕樑，重門緊閉，原是一所宅院。二人正然驚疑，忽然出來兩個丫頭，一齊嚷道：「這是哪裡的兩個漢子跑到院裡來了！快去稟知姥姥。」言罷回後面去了。苗慶把承光一拉，說：「二哥，你看這一陣風把咱刮到人家院裡，這可惹下禍了！」正然說著，從屏風後而出來一個年老的婦人，跟著七八個胖大丫頭，說了一聲：「拿賊！」一擁上來，把徽、苗二人攔住。老婦人怒道：「好兩個撒野的村夫，無親無故，私入院中，是何道理？」苗慶說：「你老休要動怒，俺二人乃是被風刮了來的，並非無故入院，無事無非，還求你老見諒。」年姥姥歎氣，言道：「我看你二人也不像為非作歹的人，我有兩個甥女，年皆及笄，有心招你二人為婿，小知你可從與不從？」二人聞言，面面相覷，並無一言。年姥姥言道：「看你們這光景，有些不放心吧！丫頭們請二位姑娘出來，叫二位看看。」丫鬟聞言，請的兩個魚精出來。徽、苗二人抬頭一看，真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那一種風流體態叫人難言。苗慶向承光言道：「二哥你招了這門親事罷。」承光說：「我的妻子已竟舍了，豈有又招之理。賢弟你還不曾，我看正好與她匹配。」苗慶說：「我是個金真身休，再不做親。」承光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回復了她罷。」遂向姥姥言道：「奶奶，俺二人俱是道家，是招不的親的。」姥姥一聲斷喝：「哇！滿口胡言。你二人現是俗人打扮，怎稱道家？既然不願招親，休想出我的宅院。丫頭們與我把二人捆住，吊在後園空房子裡，餓死他們罷。」丫鬟聞言一擁齊上，把二人捆住，送在花園，吊在空房之內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兩個魚精手提燈籠，走到窗外故意咳嗽一聲，停身站住，苗慶開言問道：「窗外何人？快放我們出去。自古招軍買馬，兩家情願，那有強求親事的呢！」兩個魚精說：「君勿輕言，俺姐妹二人自幼父母雙亡，多虧姥姥養成。今見二位欲招婚姻、也是一片好意，只因二位不從，所以多有得罪，我二人私自前來，請問一聲倒是允呢不允？」苗慶向承光言道：「徽哥，你看這兩個丫頭好沒廉恥，待我罵她幾句，看她臊不臊。」說：「我把你這兩個沒羞恥的丫頭，世間只有男家求女，誰家婦女求男？似俺這光明正大的漢子，豈肯罷你們這不顧體面的妖精！休生妄想，快放我們去罷。」李姣花說：「妹子，你看村夫罵出咱的短處，想是知道咱的來歷，咱索性明說與他，叫他知咱的厲害，不怕他不依。」賽花說：「姐姐你就說與他罷。」姣花開言說：「兩個村夫休要做夢，俺乃老龍窩的兩位仙女，已修煉五百多年，好意和你商量，共效于飛。你倒如此無禮，倘要再說不允，眼前將你們生吞活咽。」

承光說：「苗賢弟你聽這番言語，分明是兩個妖精，依著我說，你答應了罷，免的你我白送了性命。」苗慶說：「徽哥休得亂言，她既說是妖精，我自自有言語回她。」向外高聲言道：「好兩個有眼無珠的妖精，你也該打聽打聽，俺二人乃北京人氏，這是天下聞名的徽承光，我是神偷一枝梅，俺二人曾得異人傳授，專會捉妖。我們的法力不消說，還有我大哥濟小塘，神通廣大。曾在泗州雷劈狐狸，擒拿孽龍。這些事，誰人不知。我勸你趁早歇心，免的臨時後悔。」

兩個妖精聽了這番言語，賽花把姣花拉在一邊，說：「姐姐，這事有些不妥，豈不知咱舅舅在泗州與波作耗，被小塘拿住，咱如今攝來他的兩個朋友，他若找來，那時怎了？咱不如且與大姐姐計議計議，看是如何。」姐妹二人言罷，來到前邊，叫使女把金花請來，告知此事。金花聽了，心內吃驚說：「怪不的，在黃河渡口要攝那個秀士，只見他毫光透頂，難以近身，想必就是濟小塘。今把他的朋友攝來，他焉有不來找尋之理。也罷，他若不來則已，來時這般如此，可保無慮。」計議已定，領著一群魚蝦，到在閣口天妃娘娘廟裡。自己變了個娘娘，眾精變成侍者，專等小塘。這且不提。

到了早晨天明，眾人進廟燒香，抬頭一看，只見那個泥胎娘娘眉展眼動，兩邊的從人盡都成了活的。嚇的眾人驚疑不止，放下香燭，就想要跑。坐上的泥胎開言說：「爾等休要害怕，吾神因見此方人民心虛，故此顯聖，保你們這一方的平安。你們可傳喧出去，吾神每日講經，無論老少男女僧道俗家都許聽講。」眾人聞言，一齊叩頭，不多時遠近哄動，四面八方盡來禮拜。這也不提。

且說小塘行著遁法，往前追趕，趕到清江浦，風頭全然不見。小塘收了遁法，往前行走，走到天妃閣間，只見一座廟宇，人山人海，擠擁不開。小塘不明就理，向一位老者拱手問道：「長老請了，今日又非初一、十五，這廟中為何這等熱鬧？」老者說：「君子不知，此處乃水旱馬頭，來往行人全到這娘娘廟內燒香。只因此處人民心虔，那位泥胎娘娘，昨日變成活的，講經說法，超度眾生，所以都來參拜。」小塘聽說，心內疑惑，同眾人擠將進去，往上一看，只見一股妖氣直衝廟外。小塘看罷，又往前走，只聽的魚精言道：「那一秀士或是進香，或是還願，姓什名誰，有何心事？與吾神說明，我好與你查看。」小塘說：「既是神聖，便知過去未來之事，為何反來問我，你若說出我的姓名、心事，我便服你；倘有差錯，休想在此受這香火。」魚精聞言，心內說：住了，此人出語不善，精神異常，想必是姓濟的來了。往下開言說道：「你的來歷我豈不知，明知故問，無非試探你的道心何如耳！你本姓濟，名叫小塘，因失散了同伴朋友，前來找尋，是也不是？」小塘說：「既然知我心事，可曉的我那朋友今在何處？」

魚精說：「你那兩個朋友只因道心不堅，在黃河邊上遇見兩位仙友，用風攝到蓬萊島上結婚姻去了。你要與他們相見，待吾神送你一輛登雲車兒，坐上管叫你頃刻就到。」言罷吩咐左右，抬過登雲車來。小塘一見，心中暗想，說：也罷！既然她來哄我，不免將計就計，看是怎樣。想罷，把手中扇子吹了一口仙氣，變成自己的模樣，跳在車上，自己用隱身法隱住身形，在一旁暗看。